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唯物』的新美学

——论当代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

于淑静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阶段性成果 (项目批准号09CZW058)



『唯物』的新美学
——论当代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

于淑静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物”的新美学:论当代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于淑静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ISBN 978 - 7 - 301 - 24083 - 0

I. ①唯… II. ①于… III. ①小说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8290 号

书 名: “唯物”的新美学——论当代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

著作责任者: 于淑静 著

责任编辑: 魏冬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4083 - 0/I · 274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weidf02@sina.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1.25 印张 165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陈晓明

于淑静是我的学生,她的博士论文《“唯物”的新美学——论当代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即将出版,她要我写序,我自然不得推让。淑静毕业已经五年过去,时间如水一样流走。五年里,一些重要的相关的学术活动我都通知她,她几乎每次必到,一样地如学生时的认真。五年前,她的博士论文触及到当代文学研究中比较新的问题,做得也相当认真扎实,她毕业后也投入时间加以修改完善,今天看来,还是不乏独到之处。

淑静试图论述当代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这本来是一个平常至极的题目。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大陆学界影响一时,这是继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之后,来自海外学界另一种有分量的声音。正是契合了大陆学界跃跃欲试于重新阐释现当代文学的理路。理论界探讨的现代性问题,也就更为翔实地延伸到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正是在现代性的理论语境中,日常生活叙事从当代文学本来的民族—国家叙事一统天下的格局中杀将出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又一论域,并且具有了当下性的意义。在这样的语境下,我才说淑静其实找到的是一个艰难的题目,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叙事已经有很多人说了,甚至已经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不证自明的又一研究根基,想要突破这样的定性认识,势必困难重重。从客观的博士论文写作情势上说,日常生活叙事首先牵涉到对日常生活的“再行”认知问题。中国自身有一套对于日常生活的当然理解,理论性也许不强,但来自历史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能量不容小视。西方从启蒙运动或者更早以来就开始论说日常生活,其中不乏名师大家,已然说得相当透彻,如列菲伏尔者流。这些大家的论说互相抵触又丝丝连接,如何

厘清“日常生活”的基本含义？其次，日常生活叙事成为并行于民族—国家叙事的另一极叙事，众多研究者对日常生活叙事已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定性理解之时，如何在它身上讲出新意来？如何使得对这一论题的研究不成为对学界已有观点的某种梳理或修饰？这也就是如何找到自己的问题意识的问题，找到那个有力的点，从这个点进去，可以打开一片天地，如何找到？按照李泽厚的说法，20 世纪中国文学始终在“救亡”与“启蒙”之间摆动，限于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状况，更多更经常的则是“救亡”压倒“启蒙”的一边倒的形势。也就是说，“救亡—革命—国家”这是一体的历史面貌，也是当代文学始终置身的历史场域。在这样的情形下，才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也才有中国激进化的现代性展开方式的出现。新文化运动之时，胡适一本《中国俗文学史》震惊世人，人们似乎一下子知晓在典雅的诗词曲赋之外，中国文学一直也有一条白话文酿成的俗文学之流，一样源远流长，一样文采斐然。如今淑静要从学理上梳理当代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这无异于强行从既定的历史铁板一块的布局中挖掘一条清晰的大道，相当不易。这是需要勇气的。

然而，淑静的努力以及她成形的论文还是让人欣喜。整篇论文不仅结构清晰，层次分明，而且时时都有思路缜密的论述和恰到好处的“议论”。博士论文的写作更重学理的辨析，在辨析的过程中强调论据的确凿和论证的严密，这些淑静都做得很好，可以见出其中充沛的论证能量；而在这些论证的深入处，她颇带个人情感和个体经验的“议论”也常常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在“物欲书写”这一节中，淑静顺便论及自己对“60 年代”这一命名的看法，十分合情合理；再如在“消费都市‘拟像’的仿真表演”这一标题下，针对“70 后”“80 后”的个人化写作和个性化写作，淑静对于其中的“个人”表达的质疑之声。应该说，淑静对这篇论文是有充分准备的，她终于能够在这么棘手的论题上深入开掘并且言之成理文气昂扬，当也得之于她一直以来对这一论题的持续思考。2007 年淑静发表《论八九十年代中国当代小说的日常化写作》一文，其中可以看到她对日常生活叙事的兴趣和深究。2008 年《当代文坛》第 2 期刊登了她另一篇对日常生活叙事追加探讨的文章：《论 90 年代晚生代都市小说欲望化写作》。我

相信,淑静在私底下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可能还有更多,否则不可能有如今放在我面前的这篇颇为坚实的博士论文。淑静本篇博士论文的关键词应该是:物、现代性、消费社会。这是最核心的三个词汇,关于当代小说的论述因为树立了这三个核心词汇而生发出独到的意味。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在中国这个前现代后现代杂糅共存的社会空间里已然部分地出现,正是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给予文学研究者以混乱的迷象和探索的空间。当消费社会的种种神奇与恶劣之处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蔓延而中国广大的边远地区还在农业社会的安然社会里过活的时候,消费社会给予文学研究者的启示意义就是巨大的。淑静正是从消费社会的某些神奇与恶劣之处,更主要的是从它们所给予当代小说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开始自己的反向思考,她要追踪这一切的来由,她还要辨析这期间的正误,她难以掩饰自己的忧虑重重:

目击当下,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如果说在日益多元化的时代里,日常生活世界越来越不断展现自身的精彩,那么作为一种对日常生活世相进行艺术呈现的文学特别在小说中却似乎相对缺乏具有原创性的发掘和揭示,更多的是小说文本叙事的破碎和意义的苍白。究竟小说日常生活叙事是否真的走到尽头?否则,又当如何再度打开?仍在行进中的小说叙事自身似乎一时无法告知我们其所向为何。

这里可以见出于淑静对于当代小说批评的一个角度。搞研究、做学问,最难得的就是能切中要害直接发言。正是带着这一独特视角,于淑静从消费社会带给文学的庞杂现象和某些新质情状上溯到了“物”的最初出现。不难看出,她把“物”作为论文的最核心词汇和最核心关节,由“物”而“物象”,由“物”而“唯物”,再提升到“唯物的新美学”,这其实就是淑静论文最根本的线索。

日常生活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活之一,其最根本的依靠是“物”,这点无可厚非。马克思早就有“物质决定意识”的论断,对中国社会和人民影响深远。于淑静由消费社会对“物欲”的极端追求而追溯到“物”的朴素前史,对当代小说研究来说,如此系统地在“物”的根基上建立论述还

属新鲜,颇有新得。我比较欣赏第一章的论述,从“物”的询唤到物欲书写到物化表演,当代小说由此显现了另一种地形图。由于抛开了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沉重负担,淑静反而能够专注于对“物”的论述的同时发现一些当代小说的新的隐秘,发表一些别人没有的见解。从某种程度上说,“物”不仅有其物质的一面,还有精神或曰隐喻的一面,当淑静说到新写实对于“生存”问题的揭示实质上是一个贫困问题的时候,她触及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某种症结。也可以说,贫困并不只是一个贫困问题,贫困意味着国家的贫弱,意味着制度的残缺,意味着文化的落后,意味着存在选择的困境。现代性于此浮现出当代中国的独特面相。

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性也许是一场勉强的应战,但也是一场复杂有内爆力的现实。正是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反思当代文学进而反思现代文学、古代文学以及所有的人文社科成为必要。在论文的第三章“日常生活叙事现代性的审美认知”里,于淑静从时间与空间的审美意蕴上重点探讨了日常生活叙事的现代性能量和达成现代性的方式,多有发人深省之处。《人到中年》和《烦恼人生》的比较也是颇有新意的一次比较,可以看到她对于小说细微之处的敏感把握。如果说消费社会和“物”是某种外在性的范畴的话,现代性则是于淑静论文的内在性凭据。首先是提供反思的可能,其次是现代性的烛照常常使得她的论述能够别开生面。这并非是说她有意埋伏了现代性作为自己写作论文的根基,而只能说是现代性思想已然成为新一代学人内在的思想资源。于淑静既有“‘日常生活’和现代性具有某种天然的同构性,现代性是切入日常生活相当契合的视角”的认知,我也不会惊奇于第三章中诸多新颖而有力的论述。第二章集中探讨了几种话语想象与实践,在这里日常生活叙事的复杂性进一步显现,日常生活不再是单面性的“物”的套路上的一路追求,也不再总是寄寓精神的某些面向,这些或属历史或属现实的话语想象与实践大都指向一种话语权力,更进而指向话语的暴力。无论是女性“呈现”、“文革”“翻转”叙事还是“底层”苦难叙事,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叙事其实都指向它们的反面,也就是非日常生活,也就是话语权力。由此也可体悟到于淑静的批评自觉。这里面可以看到于淑静对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借用颇为恰切,也

可以看到她对列斐伏尔等西学理论的参照也不为过。当然,更多的见解散落在她对女性写作、先锋小说以及新写实小说和底层写作的细密分析方面,这些都可以见出她对当代文学的变化源流有明晰的认识,处理起问题来得心应手。

因为这些,更因为于淑静论文包含的而我未曾或无力揭示的更为丰富的地带的存在,我相信对于当代文学后继的研究者来说,淑静的论文当会有更加长久的参照意义。淑静还年轻,学术之路漫长,她还需要下苦功,坚持长跑,相信她有耐力能跑得远,跑出自己的道路。

是为序。

2013年5月23日

目 录

导 论 当代小说日常生活叙事及其话语流变	001
第一章 日常生活叙事的文本风貌:物的缺席与出场	031
第一节 物的“询唤”	034
第二节 物欲书写	049
第三节 物化表演	062
第二章 日常生活叙事的话语想象与实践:物的肯定与质询	078
第一节 女性“呈现”与话语权力	080
第二节 “文革”“翻转”叙事与个人记忆	092
第三节 “底层”苦难与城市形象	098
第三章 日常生活叙事现代性的审美认知	110
第一节 摹写方式:无聊与神秘	113
第二节 寄寓方式:时空交错的组合状态与流向	141
余 论 消费科技媒体时代日常生活叙事的难度	157
参考文献	163
后记	171

导 论

当代小说日常生活叙事及其话语流变

日常生活叙事在中国大陆当代小说存来已久。“十七年文学”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小说日常生活叙事以被压制的话语态势默存于诸多文本,在其文本显在叙事层面助成对“激情”“革命”“理想”宏大历史话语的建构。自80年代“新写实”小说开始,“日常生活”本身被“照亮”,其文本叙事不遗余力地展示和命名平庸琐碎的当代“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境。由此,“日常生活”才开始真正地从先前所处的背景化、默音化的叙事位置跃然走到文本前台,成为浮出当代小说叙事话语潜层的显在描写对象,并取得主流话语的认可和当代小说叙事的合法性。其后,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欲望化写作,新世纪以来的“80后”创作群体的青春写作,以及2004年前后发轫的“底层”写作……当代中国大陆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声势日益浩大,甚至几近泛滥,俨然已经成为不争的无法规避的重要显在文学现象。对此,近年来尤其新世纪以降,学者多有精彩论述,或褒或贬,尚无定论,而迄今所论多散见于相关单个或代际作家、作品,及其相对集中于“新时期”小说与“60年代”小说的时段性研究,却较少见宏观性的审视和阐论。因而,试图加以整体性地进一步系统阐发此研究对象的本论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本论的论题是探讨当代小说日常生活叙事“唯物”的美学新质。即以当代小说日常生活叙事为研究对象,以“物”为线索,考察它与时代变迁所带来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互动关系,呈现并探讨“物”的话语流变

与现代性话语建构的互动文学现场,试图整体性地阐发和论述“当代小说日常生活叙事”这一命题自身成立的文学合法性与其“唯物”的审美特质,同时指出与之相应的精神向度的关怀与缺失,并对此加以肯定与批判。

从整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性文化语境对当代小说日常生活叙事有着巨大的影响。对此,不管作家本人就其创作而言承认与否,事实上,西方文学和社会思潮一直以来深刻地作用于新时期以降的文学现象,如果完全漠视这一点,则很难完整准确地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因此,西方思想界、文学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现象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新时期以来,西方文学思潮比如心理分析、存在主义等在当时的中国都曾风行一时,“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样费解的定理成为那个时代的审美的的心声,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各种讨论等等,都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当时的文学创作中。这些西方的思想理论大都表现出对人的生命本能的重视,对日常生活的诠释,对人的日常生活状态的关注。步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新世纪以降,随着全球化背景的确立,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等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热度研讨,这些都表现出对越发变化丰富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与思考。因此,了解20世纪西方思想界、文学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思考,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小说日常生活叙事无疑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导论部分旨在提出当代小说日常生活叙事“唯物”美学新质这一论题所在。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论题的理论起点:“日常生活”的一种理解。将梳理“日常生活”主要是西方的有关理论诠释,明确本论对“日常生活”的一种理解。

二、论题提出的原因。在日常生活的理论理解基础上,结合社会历史文化情境,考察20世纪中国大陆当代小说日常生活叙事所凸现的以“物”为线索的发展情状及其内在的现代性话语的流向与变化,基于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与小说日常生活叙事文本的双向生成性,明确提出当代小

说日常生活叙事“唯物”的美学新质这一论题。由此亦可看出本论题所具有的文学自身研究意义和当下现实指向意义。

三、研究现状、论文思路、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一 理论起点：“日常生活”的一种理解

“日常生活”，对于身处其中的我们每个人来说，似乎都是一个太熟悉不过，以至不言自明的概念。然而，作为一种理论追踪，我们再去关注“日常生活”这一概念“本身”(itself)时，发现它远非想当然的那样澄明。也就是说，“日常生活是每个人的事”^①，每个人都拥有日常生活，但并非每个人都真正认识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自启蒙运动兴起以后，生活的主要问题被具体化为物质上贫困，政治上不民主、不平等，精神上受宗教迷信的控制等方面。人们相信通过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解放，就能够解决这些生活的问题，但是结果并非如此。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现代性社会制度逐步取代了传统社会制度，但是人的日常生活却依然无法走出自身的困境。相反，社会分工的日益多样化、细致化，社会生产的专门化，科技理性和实用主义的社会价值标准，反而成为越来越控制人的日常生活。在膨胀的现代性与科技理念笼罩下，日常生活发生着异化，呈现出精神缺失、物欲横流、商业化过重的社会气氛，以及由严密的规章体制所带来的日常生活体制化。于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刻板与庸常，成为现代性权力和制度压抑的问题和症状。对此，自19世纪末以来有关“日常生活”的理论探讨林林总总、错综复杂，甚至彼此抵牾，直至今日依然活跃在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研究领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从马克思以来，哲学开始从天上降到地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

① 列斐伏尔语，参阅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第八章“日常生活的革命”部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这里,他们充分肯定了用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及其再生产,并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进一步追溯了生产活动的意义。自此,哲人们纷纷由形而上问题的研究退场,开始关注人们的具体存在状况。同时,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其重要理论巨著《资本论》中,从人学的角度发展了斯密以降的劳动价值论传统,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机器对人、物对主体的剥夺和颠倒给予了深刻的批判:“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②而这种对资本的批判,实际上就必然涉及对拜物逻辑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在讲述一个关于人的重要命题即人的异化及异化的扬弃。从中,马克思对现代性逻辑程式给予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

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认为,近代物理客观主义的理念外衣遮蔽了生活世界的原初丰富性,使人和主体的意义被遗忘而导致了欧洲文化的危机。他最早提出“生活世界”概念(即日常生活),他提出要通过回归生活世界而重新回归先验主体和人的丰富的理性。“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在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③他有时也把“日常生活世界”(alltägliche Lebenswelt)称作“生活世界”(Lebenswelt)或“周围世界”(Umwelt)。在他看来,这一生活世界是“直觉地被给予的”“前科学的、直观的”“可经验的”领域。

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基本相同,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即“生活形式”(Lebensform)。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维特根斯坦向日常生活语言和生活形式的回归,实际上是在为陷于危机之中的人类“寻找家园”。“他对生活形式的回归实际上就是在寻找被实证主义所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7页。

③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忘的人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寻找作为生活形式的语言就是寻找一个安宁的家。”^①

海德格尔则在《存在与时间》里多维度地描绘了日常共在的方式,即此在的日常在世方式,比如“闲谈”“好奇”“两可”,并把这几种方式统称为“沉沦”,即人由本真的存在状态向非本真的状态的沉沦,也就是此在的异化。由此,他对日常生活的异化做了很多论述。他指出:“……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而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就是常人指定着的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②其次,他指出日常共在的主体在逃避自由时也推卸责任。^③再次,他指出日常共在的主体间的交往同样具有异化的性质。^④可见,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是一个全面异化的日常共在的世界。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阿多诺等人论述了文化工业兴起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对社会的压制和对现实的神化。这种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利用欺骗而非暴力,几乎是彻底地消除了个人的反抗意识,一劳永逸地维持了既定的现实存在。这种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在于它使人们屈从现实,甘于束缚,失去理想以至于失去反抗的欲求。因此他们要进行日常生活的批判,唤醒人们的爱欲,号召人们起来否定现实。^⑤

被誉为当代日常生活批判大师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列菲伏尔,在其代表性著述《日常生活批判》(1946)与《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1968)中多有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提出了自己著名的命题“日常生活批判”。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异化思想,观点与海德格尔一致。他认为,日常生活批判是一场促进“总体的人”生成的革命,它最终将导致一种人道主义

① 尚志英:《寻找家园——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第204页。

②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6页。

③ 这里的观点为笔者概括表述。原文请参见上书第157页。

④ 这里的观点为笔者概括表述。原文请参见上书第149页。

⑤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社会,“在这种人道主义社会中,最高权力机关不是社会,而是总体的人。总体的人是自由集体中的自由的个人。它是在差别无穷的各种可能的个性中充分发展的个性。”^①这是他日常生活批判的宗旨。他总结性地指出:日常生活并不简单地就是一个充斥着习惯性的、无反思性活动的世界,日常生活同时也潜伏着解放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存在于诸如狂欢节、都市游行这样颠覆性非理性的乌托邦游戏中,故而他号召人们以狂欢节式的过火行为克服游戏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唤醒身体的感官快乐,打破科技理性的主宰。这样,拯救日常生活的努力就从否定、逃避日常生活转到了日常生活本身。^②

卢卡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写成的《审美特性》中曾对日常生活做了较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是第一性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这就是说,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③由人们的日常生活,卢卡契从历史发生学、逻辑系统学两方面推演出其审美特性。他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并运用这一方法展开对客观现实的分析。他批评海德格尔忽视了日常生活的“进步性”,把日常生活看成是“完全由使人畸形的异化力量所支配”的“毫无希望的没落领域”^④,并且提醒人们关注日常生活“作为人的行动中的认识的源泉和归宿的本质性”,理解“日常性的本质和结构”的丰富性。在卢卡契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物化意识”。物化意识越加深,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容越加物质性和非人化,他们除了感觉到日常生活量上的增加和节奏的趋于紧张外,再也不能发现别的东西。由此,这会对人产生了一种损坏和歪曲力量,也产生了对人的异化状态不满的愤怒力量,而后一力量是反对社会、指向未来的。这也是卢卡契在其后期著作中采用日常生活分析方

①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② 通过《日常生活批判》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等著作,列菲伏尔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参阅《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匈]卢卡契:《审美特性》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④ 同上。

法的原因。

布达佩斯学派主要人物匈牙利哲学家 A. 赫勒深受老师卢卡契的影响,撰写了有关日常生活较为系统、完整的专著。她在《日常生活》一书中为日常生活所下的定义:“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会,他们就必须再生产出作个体的自身。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①她具体指出,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是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础的活动领域。再者,日常生活具有经验性和实用性。面对理性的异化现实,她提出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可以使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变成‘为他们自己的存在’,并且把地球变成所有人的真正家园。”^②赫勒对日常生活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相对而言,具有更多合理性。

日常生活世界之所以受到西方思想界普遍重视在于:“它是一个主客未分的、非认知性的、最能体现世界之生活性的世界,它也是最现实、最实在或最具有普遍性,因而,回到这样一个世界最容易驳倒或消解主客二分式的思维,最容易说明生活世界之奠基性、本根性。”^③在生活化、日常化意识里,意识不再仅仅是认知性的思辨、理性,而是生活性的情感和体验。于是,日常生活意识就成为人的意识中心并产生出支配性力量。“在认识上,他们有的肯定日常生活,有的贬斥日常生活,但一个共同的认识是将眼光投向生活世界,回归生活起点,把日常生活现象作为人生思考的对象,从而对启蒙运动以来的客观理性提出质疑。”^④从中,这些西方思潮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把握日常生活颇多启发。

衣俊卿先生则多从“日常生活”其所是的意义上指出:“日常生活往往是一个凭借重复性实践和重复性思维而运行,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等经验主义文化因素为基本图式,以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天然情感等自然主义文化因素为立根基础的自在的和未分化的领域……非日常生活活

① Agnes Heller, *Everyday Life*,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and New York, 1984, p. 3.

② Ibid., p. 321.

③ 李文阁、于召平:《生活世界:人的自我生成之域》,《求是学刊》2000年第1期。

④ 衣俊卿:《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动领域通常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层面：一是以科学、艺术、哲学等为表现形态的自觉的精神生产，二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经济、政治、公共事务等为内涵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①换个说法：“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②由此看到，日常生活世界较具有传统性、异质性、自在性，而非日常生活世界则较多具有创造性、同质性、自为性。

掠览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末西方有关“日常生活”的理论阐发历程，可见不同知识分子从诸多不同面向对它做出了各具合理性和局限性的不同阐释和理解，这足以表明“日常生活”是个貌似一目了然，内在却含有多种向度与多重含义的充满矛盾性的理论范畴。在梳理上述有关日常生活理论的基础上，本文笔者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大致如下：

“日常生活”，它指向与社会活动和精神生产的公共领域相对的私人空间，以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基本生存活动、日常消费活动、日常社交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

由此不难得知，“日常生活”是个意蕴丰富的广阔领域，是个人存在的基本空间，是个人与社会、与历史、与时代发生关系的直接场所。“日常生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非日常生活”，是表征人类生存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两个概念。日常生活当然包括吃喝拉撒、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但日常生活的内容显然不限于此，它包括日常生产、日常交往、日常精神等多

① 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3 页。

②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1 页。